夷堅志/乙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夷堅乙志．卷十 ◄

夷堅志
夷堅乙志．卷十一

► 夷堅乙志．卷十二

夷堅乙志卷第十一(十三事)

玉華侍郎

莆田人方朝散，失其名。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，病熱困卧，覺耳中鏘鏘天樂聲，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，各執旌纛幢幡至前。俄采雲從足起，掩(葉本作「荏」。)苒飛騰，瞬息間到一城。城中大樓明奐高潔，金書其門曰「太(明鈔本作「玉」。)華之宮」。正中設榻，使就坐，侍女列立。(葉本多一「有」字。)長髯道士乘雲至，碧冠霞衣，執玉簡(葉本作「圭」。)，直前再拜。方驚起欲致答，道士拱手言：「某於先生，役隸也，願端坐受敬。」拜畢，跽白曰：「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。瑶臺一別，人間甲子周矣。嗣見有日，欽遲好音。」方懵然不知所答。道士曰：「下土溷濁，能移人肺腸，先生應已忘前事，今當縷陳之。先生，唐武后時人也。生於冀州，能屬文，而嗜酒不檢，浮沉里中。時河北大疫，死者如亂麻。先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間，病者如方治之，卽愈。由此相傳益廣，所活不可計。夢中有人告曰：『子陰德上通于天，上帝嘉其功，當以仙班相召。』(葉本作「召」，陸本同。)先生素落魄，且自恃將為天人，愈益放誕，竟以狂醉墮井死。死後久之，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，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。時有四人同召，當試文一首，帝自書《大道無為賦》為題，先生有警句曰：『帝鑿竅而喪魄，蛇畫足而失杯。』帝覽之大喜，擢列第一，拜為修文郎，專以文字為職。繼有玉華侍郎之命。同寮十八人，皆上清仙伯也，每侍帝左右，出則陪從金輿。嘗曉幸紫霞宮，宮人不知輦至，或晚起，纔畫一眉，卽趨出迎謁。帝顧之笑，命諸侍郎賦詩。先生卒章云：

『曉粧不覺星輿至，只畫人間一壁眉。』帝吟諷激賞。卒以恃才怙寵，為眾所嫉，下遷羣玉外監。既陛辭，帝曰：『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，非卿文學出倫，未易居此。』是後宴見稍疎。一日，帝與諸仙遊瑤圃，思先生之材，(葉本作「才」。)遣使來召。先生辭以疾，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，執手眷眷，有人間夫婦之想，為使者所劾。帝批其奏曰：『男為東家男，女為西家女，皆謫墮人世。』道華生於蜀中，而先生乃為閩人。先生既登第，為邵武判官日，帝命召還。有不相樂者奏云：『邵武分野炎氣方重，須此人仙骨以鎮之。』乃止。近已有詔，更一紀復故處。(葉本作「職」。)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，懼塵世易流，又有他過，則仙梯愈不可攀，故遣弟子來，鄭重達意。」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，持寶幢立於側，拜而言曰：「人世紛綸，真可厭苦。若得再入碧落洞中，望見金毛師子，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。」方君聞兩人語，始瞿然如有所省。道士及眾女皆謝去。遍體汗流，遂寤，蓋已三日。卽召會丞尉及子孫，歷道所見，遂申郡乞致仕，時年六十有二。後不知所終云。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(涓)處得此事。亦有人作記甚詳，久而失去。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，皆莫知，但能道其梗概如是。今追書之，復有遺忘處矣。

永平樓

饒州永平監樓，南臨番江。紹興三十二年，會稽陸瀛、毗陵張抑居官舍，晚飲微醉，同登樓，凭欄立，傍無侍史。方縱談呼笑，有婦人不知所從來，立於兩人中間，亦凭欄笑曰：「爾兩人在此說甚事？」未及答，已無所睹，皆大驚悸，急下樓。後不敢復往。(郭絜己說。)

唐氏蛇

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，畢，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，以為松也，將拾棄之，其物蠢蠢有動態，拔之不出。呼童發土取之，則漸大，凡深數尺，蓋一異蛇也。尾細如箸，其身乃粗大與人臂等，至頭復甚小，與尾相稱，越人皆所不識。予《前志》有融州蛇事，與此相反云。(唐說。)

鞏固治生

方城人鞏固者，以機數治生。其鄰周氏素富，一旦，男子相繼死，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。固置酒延媪，以善言誘詆之，開以利害曰：「媪與孫介處，而挾田宅貨財自衛，

是開門揖盜之説也。曷若及身強健時，盡貨於我？我當資給媪終老，育而孫使成人，若何？」媪大喜，以賤價求售，其直不能什二。固纔得之，卽逐使離業，而盡室徙居之。徙之日，命數僧具道場慶謝。至夜半，大聲從井中出，旋繞滿宅，到曉乃止。固竟居之。甫一歲，虜人犯唐州，鞏氏數十口皆死其處，無一得免者。

劉氏葬

劉延慶少保少孤，後喪其祖，卜葬於保安軍。有告之曰：「君家所卜宅兆，山甚美而不值正穴，蓋墓師以為不利己，故隱而不言。若啓墳時，但取其所立處，則世世富貴矣。」如其言，墓師汪然出涕曰：「誰為君言之？業已爾，無可奈何！葬後不百日，吾當死，君善視我家，當更為君擇吉日良時以為報，某日，可舁柩至此，俟見一驢騎人卽下窆，無問何時也。」劉氏聞其説，亦惻然，但疑驢騎人之説。及葬日，遷延至午，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，毛色甚異，民負於背，將以示其主，遂以此時葬焉。越三月，墓師果死。延慶位至節度使，子光世至太傅揚國公。(劉堯仁山甫説。山甫，揚公子也。)

米張家

京師修內司兵士闞喜，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，賣果實自給。其妻湯氏，舊給事掖廷，晚乃嫁喜。宣和二年六月，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，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，柳陰尤密。午暑方盛，行人不至。聞木杪呼小鬼，繼有應之者。呼者曰：「物在否？」應者曰：「在。」如是再三。仰頭周視，無所睹，懼不自安，欲歸，而妻饋食適至，具以事語之。妻曰：「老人腹虛耳聵，妄聞之，(上四字葉本作「鳴妄聞耳」。)無懼也。」明日，復如前，又以語妻。妻曰：「然則翼日我於(葉本作「坐」。)此代汝，汝當為我饋。」湯氏，慧人也。伺其時至，聞應答聲畢，遽曰：「既在，何不出示？」卽於樹間擲金數十顆，銀十餘鋌，黃白爛然。妻四顧無人，亟收置瓜籃中。未畢而喜至，驚笑曰：「吾不暇食矣。」喜見黃物形製甚異，疑不曉。妻曰：「此褁蹏金也。」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簟覆籃，共舁以歸。僅能行百步，重不能勝，暫寄於張家茶肆中，出募有力者(上三字葉本作「擔脚」。)挈取。張氏訝其蒼黃如許，發蔀(葉本作「籃」。)見物，悉以瓦礫易之。喜夫婦不復閱(明鈔本作「開」。)視，及家始覺。妻曰：「姑忍勿言，明當復用前策，尚可得也。」洎坐樹下，過時無所聞，乃效其呼小鬼，亦應曰：「諾。」妻曰：「再以昨日之物來。」曰：「亡矣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(葉本作「矣」。)」喜將訟于官，妻曰：「鬼神不我與，雖訴何益？不若謀諸張氏。」張曰：「物已歸我，又無證驗，安得取？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，多貲亦奚為？幸館于吾門，隨

所用錢相給，畢此一世，可也。」喜乃止。張氏由此益富，徙居城北，俗呼為「米張家」云。(魯畤説。)

湧金門白鼠

京師人魯畤，紹興十一年，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閘下，忘攜錢行，解衣質于庫，見主人如舊熟識者，思之而未得。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，言及之，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。其人本豪民，遭亂家破，與妻行乞于市，使三子拾楊梅核，椎取其實以賣。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，歸語父。父戒曰：「明日往捕之，得而貨于禽戲者，必直數百錢，勿失也。」迨旦，母與偕至故處，果見鼠，逐之，及湧金門牆下，入穴中而滅。母立不去，遣子歸取鍤劚地，深可二尺，望鼠尾猶可見。俄得一青石，揭去之，下有大甕，白金滿中，遽奔告其父。父至，不敢啓，亟詣府自列，願以半與官，而乞廂吏護取。府主從其言，得銀凡五千兩。持所得，卽日鬻之，買屋以居，而用其錢為子本，遂成富家，卽質庫主人也。(畤説。)

金尼生鬚

平江傳法尼寺何大(原本字形不全，從陸本補。)師，本章子厚家青衣也，其徒曰金師，亦故章妾。嘗晝卧室中，道人叩門入乞食，金師曰：「院中冷落，殊乏好供。」曰：「隨緣足矣。吾適到妙湛院，欲少留，而屍氣觸人不可入，故捨而至此。」乃設飯延之。食畢將去，金師夙苦瘵疾，常奄奄短氣，漫言曰：「我久抱病，先生還有藥見療乎？」曰：「適有一粒，正可服。」卽同往佛殿，命汲水東向吞之。詢其鄉里，曰：「我河東人，骨肉甚多。」不肯言姓名。臨去時囑曰：「既服我藥，用兩事為戒，切不可臨喪及送葬。更十二年，吾當復來。」遂出。金師歸舍，便聞食氣逆鼻，兩日不食。何師怒罵之曰：「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，損汙腸胃，當卽死矣。」強之使食，纔下咽，卽嘔，自是竟不食。久之，髭髯皆生，黶黑光潤如男子。後因赴親戚家喪齋，遂思食，距服藥時正十二年，道人亦絶不至。金師遭虜寇之難，死於兵間。(何德獻説，何及見金師生髯時。)

陽山龍

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，相傳其子每歲四月必一至祠下，皆取道野外，吳中人多見之，唯紹興二十年，獨入城。章幾道(僅)宅後有廨院，曹雲借居之。是日，雷電旋

繞其室，曹在堂上，有物擁之向壁，揭庭下松棚，從空起，室中箱篋，皆挈徙它處。幾道與其甥何德輔(俌)仰望，見雲中火光，巨鱗赫然，或僧，或道士，或尼，或倡女，雜遝其前，履空躡雲，為捧迎狀，越城一角而去。(何德獻説。)

遇仙樓

信州弋陽人吴滂，字潤甫，所居曰結竹村。幼子大同，生而不能言，手亦攣縮。紹興十七年，年十一歲，方秋時，與裡中兒戲山下。有道人過，問吴潤甫家所在，旁兒指曰：「在彼。」曰：「此子何不答我？」曰：「不能言。」道人曰：「然則我先為治此疾而後往。」乃摘茅一莖，取其蕊，鍼大同兩耳下，應時呼號。又連鍼其肘，遽伸手執道人衣曰：「何為刺我？」羣兒皆驚異，與俱還滂家。道人入門曰：「君家又有一人廢疾，可舁至縣中，尋吾治之。」且約以某日。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，四十五歲矣。過期數日，乃入邑訪之，無所見。後滂與大同至縣，見丐者鬍鬙藍縷，大同指曰：「此是也。」滂以錢遺之，不受，曰：「沽酒飲我足矣。」至酒肆，方具杯，擲去之曰：「此不足一醉。」自入庫中，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，獨挈之出，其直千錢，舉甕盡飲之，乃去。又曰：「君家麻車源木甚多，可伐之，為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。」麻源者，去結竹七里，產大木。滂如其言立樓，命曰「遇仙」，常烹羊釃酒為慶會，自此道人不復至。大同獨時有所適，或經日乃返，不告家人以其處。始時身絶短小，今形容偉然，氣韻落落。又數年，復來告曰：「俟爾父母捐館，妻子亦謝世，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。」今滂夫婦皆死，大同妻子(此下宋本闕一葉)「華宮瑶館遊畢，却返絳節回鸞翼。荷殷勤三咡香醪，供養我上真仙客。赤靄浮空，祥雲遠布，是我來仙跡。且頻脩，同泛舸上雲秋碧。」書畢，人問曰：「先生降臨，何以為驗？」曰：「赤雲滿空，則吾至矣。」異日復至，果然，故詞中及之。

白獼猴

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，舟行歸京師，道中得疾。其妻趙氏，每夕必至所寢處，視診藥餌。時方盛夏，馬門不關。一夕，趙至牀側，公佐睡未覺，一物如猴，色正白，直從寢閤衝人而出，徑歷外户，跳登岸。趙氏畏驚病者，不敢言，獨呼子總出視之，物猶在岸上，睢盱回顧，久之□(陸本作「始」。)去。劉生於丙申，屬猴，人以謂精爽逝矣，至泗州而卒。

天衣山

李處度平仲居會稽，紹興十八年被疾，未甚篤。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，李方燕語往來，且道醫之謬，忽顧曰：「近被旨買絲數萬兩，不知其價幾何？」客訝語不倫。俄呼虞候令傳語唐運使：「且喜同官，今先行相待，可便治裝也。」又語客曰：「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，極明潔。」客不敢答，卽引去。是夜遂卒。唐君名閎，其室與李相近，時病廢家居，聞之甚懼，次日亦卒。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。(方子張説。)

嚴校：此卷中第十、第十一兩葉不接，而中間又無補葉，中縫葉數又不誤舛。乃以目證之，則尚有《牛道人》一則，此是元人脩板時無從補入此葉，又不能取它志羼入，故中縫葉數稍為改削。卷首獨無「十三事」三字，亦脩板者之所為也。